

开明文选

開 明 文 選

第 二 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活葉本文選目錄 二

篇名	作者	頁數	總頁碼	定價
37. 羣鬼	劉復	六	一七三	三分六釐
36. 愛爾蘭愛國詩人	劉復	三	一八五	一分八釐
35. 勃郎寧詩三篇	劉復	五	一九一	三分
34.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巴黎鱗爪)	四	二〇一	二分四釐
33. 孔雀東南飛	古詩	三	二〇九	一分八釐
32. 古文學	周作人(自己的園地)	二	二一五	一分二釐
31. 蘇蘇	徐志摩(翡冷翠的一夜)	一	二一九	六釐
30. 託爾斯泰的事情	周作人(雨天的書)	三	二二一	一分八釐
29. 察變	嚴幾復(天演論)	二	二二七	一分二釐
28. 桃花扇餘韻	陶孟和	三	二三一	一分八釐
27. 主義與他的制限	施耐庵(水滸傳)	四	二三七	二分四釐
26. 智取生辰綱	施耐庵(水滸傳)	七	二四五	四分二釐

52. 51. 50. 49. 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詩品序

槩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秋水

文理

悲憤詩

申法

田制

三代因革論四

出關與畢侍郎牋

再與孫季述書

李姬傳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哀鹽船文

經舊苑弔馬守真文

（輿論自叙）

鍾嶸（詩品）

朱自清
俞平伯

莊周（莊子）

章學誠（文史通義）

蔡琰

蘇洵（嘉祐集）

蘇洵（嘉祐集）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

洪亮吉（北江遺書）

洪亮吉（北江遺書）

侯方域（壯悔堂集）

侯方域（壯悔堂集）

汪中（述學）

汪中（述學）

曹丕（輿論）

三 二五九

一二 二六五 七分二釐

五 二八九 三分

三 二九九 一分八釐

二 三〇五 一分二釐

二 三〇九 一分二釐

二 三一三 一分二釐

一 三一七 六釐

一 三一九 六釐

一 三二一 六釐

一 三二三 六釐

二 三二五 一分二釐

二 三二九 一分二釐

一 三三三 六釐

二 三三五 一分二釐

羣 鬼 (Ghosts)

一

阿爾文夫人是一個寡婦，伊住在挪威一個鄉村裏，資產很富裕。伊底丈夫阿爾文是十年以前去世的。他是一個統領，而且是很有名望的。可是他底品行非常之壞，放蕩淫逸，無所不至。阿爾文夫人曾在伊嫁給他後一年的光景察覺他這種荒唐的行爲，背着丈夫逃走了。伊這一次是逃到伊曾經戀慕過的牧師孟代那里。伊跑去的時候對孟代喊道：

『我來了，留下我罷！』

但是孟代因爲他是牧師的緣故，對於這種舉動，——一個妻子，拋棄了伊底丈夫私自逃走，是極不道德的事，他是絕對不贊成的。所以他當時板着臉孔，很嚴厲地把阿爾文夫人教訓了一頓，領着伊回到阿爾文家裏，叫伊仍舊去盡做妻子的職務，仍舊服從那個荒唐的丈夫底命令。後來阿爾文底行爲還是一點也沒有改過，一直到他死時，

還是照常像以前那樣的荒唐，而且淫亂使女名叫菊娜的，醜事鬧到自己家裏來了。這樣荒唐的結果，所以他在早年便得了病症死去了。現在只遺下他底獨生子歐士華。

歐士華是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很有希望的青年。只是他的命運非常悲哀，因為他已經得了一種不可診治的腦腐病了。本來他的母親阿爾文夫人看見他父親這樣荒唐，一個天真純潔的孩子住在這種不良的環境裏恐怕要中毒，所以在他七歲的時候，便把他送到外面去讀書去了。但是他這個病是從胎裏帶來的，哪能幸免掉呢？他現在在巴黎研究美術多年，雖然在畫家裏已經得有相當的名望，可是他對於人生是很失望的。他平常少有回家，偶然回家一趟，住三數天便走了。但他在家里却有一個戀人。這人是誰？就是他母親所最鍾愛的使女瑞琴。

瑞琴底歷史，說來到很希奇。

原來伊就是被阿爾文所淫亂的使女菊娜底女兒呀。菊娜在阿爾文家做女工，既被阿爾文騙上了手懷了孕，阿爾文夫人知道，便把事情隱瞞起來，立刻給了七十鎊把伊打發走了。菊娜走到城裏，同伊底老相好安司強木匠結了婚，便生下了瑞琴。阿爾文

夫人很知道這中的底細，所以把瑞琴弄來家當作自己所生的女兒看待。這些事情，在歐士華自然不知道的。歐士華只覺得瑞琴是一個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女子，在有意無意之間他們倆都顯露出戀愛的心情來。

有一次歐士華在家裏的時候，瑞琴問了他許多巴黎底情形。當時他一樣一樣地講給伊聽了。並且問伊道：

『你情願到巴黎去不情願？』

伊紅着臉答道：『我很情願。』

『很好，我想可以辦得到……』

歐士華這樣答應着伊。後來伊把這句話當了真，時常想着歐士華，並且很用心學習法文，預備到巴黎去旅行呢。

阿爾文夫人自從被孟代牧師很嚴厲地教訓了一番以後，把孟代底話細細地研究了一番，伊有一番覺悟。並且對於新的書籍雜誌都用心研究。伊曾對孟代說過，

『我覺得讀了這種書使我格外能够自己倚靠自己。』所以伊是一個很有覺悟

的女人了。伊那時雖然忍着一切苦痛，外面替丈夫增加產業，撐場面，使阿爾文得到好的名聲，實在不是伊所心願的。伊丈夫死後，伊很覺得這種產業底繼承，不過是一種賣身錢，很想把來花在一件事業底上面，不願意教這些不正當的錢到伊底兒子歐士華手裏去；所以便把這筆錢在村中獨力辦了一個孤兒院，一則是紀念伊丈夫的意思，一則是不願意伊自己底兒子歐士華拿到他父親一個辨士的產業。這個孤兒院底建築主任，便是瑞琴底父親安司強。

這天正是孤兒院建築完成的日子，又恰是伊丈夫阿爾文去世十個足年的紀念前一天。阿爾文夫人打算到明天爲伊丈夫開一個十週年紀念會，並乘着這個機會舉行孤兒院底開院式。歐士華也在兩天以前從巴黎趕回家來了，孟代牧師也受了伊底委託也從城裏帶了許多文件契據，孤兒院底章程，銀行裏存款的收據等來了。孤兒院底名字也取定了，就是伊丈夫底名字，叫做阿爾文統帶孤兒院。開院式的歌也倩人做好了；就是連開會時伊和孟代牧師所用的開會詞和演說都預備得妥妥當當，只等着明天那個開會的時候到來。

阿爾文夫人對着孟代說：

『……從明天以後，我只當我丈夫不會在這房子裏住過一樣，除了我兒子同他母親以外再沒有第三人住在這裏……』

這實在是伊對伊丈夫底行爲事業一種最後的澈底的覺醒。

二

他們三四人談論了一會，便到飯廳裏去喫飯。這時因爲是當着久雨的天氣，外面風景被雨籠罩得模胡愁慘，所以他們喫過晚飯以後，還是在室內談話。阿爾文夫人和孟代最先出飯廳。他們二人因聽見歐士華與瑞琴在飯廳有一種狎暱的聲響，便談到從前阿爾文和菊娜曖昧的事，又談到菊娜和安司強結婚的事。孟代很不以安士強同菊娜的結婚爲正當，他說：

『……你想想——這是怎樣不道德的婚姻！爲了區區七十鎊就情願同一個墮落女子結婚……』

但是阿爾文夫人聽了，生了很大的感觸，想起孟代從前強迫伊去服從一個墮落

的男子像阿爾文統帶似的，覺得憤懣不平了。

『那末我自己呢？——我情願嫁一個墮落的男子……你以為我們到教堂裏去的時候，我丈夫比安司強答應娶伊的時候的那個菊娜高潔些嗎？……怕沒有什麼兩樣罷！除了價錢裏頭的分別，一個是七十鎊，一個是整的一份家產……』

孟代說：

『不然，無論如何，你們這門親事，合乎法律同秩序的……』

阿爾文夫人說：

『吓，法律同秩序！我常想就是這些勞什子是世界上萬般苦惱的根源。我再也不把那些束縛人勉強人的事情當作重要了。我一定要爭我底自主權……唉，當初我不應該把我丈夫底歷史瞞人。我悔恨我當時沒有膽量不那樣做……被一大羣鬼圍住了，永遠不能脫身，所以我膽子嚇小了……唉，一大羣鬼！我聽見瑞琴同歐士華在那邊的時候，我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影在我眼前，我覺得我們都是鬼。不但父母傳下來的東西，在我們身體裏活着，並且各種陳舊的思想信仰這一類的東西也都存留在裏頭……』

……我們永遠不要想脫身。有時候我拿起張報紙來看，我眼裏好像看見有許多鬼在兩行字的夾縫中間爬。世界上一定到處都有鬼。他們底數目就像砂粒一樣的數不清楚。
……』

孟代聽着，非常地詫異道：

『吓——這是你看書的效果。真是好結果——這種可恨，害人，叛常的文學……』
他們辯論了一會，恰好安司強來報告他底工作已經完了，來把賬算清，便要拿着他辛辛苦苦掙下來的幾個錢到城裏去開一所水手公寓，並且來邀孟代牧師到孤兒院去做一個散場的禱告。一會兒安司強和孟代先後都去了，歐士華纔從飯廳裏出來。這時天色已經黑起來了。歐士華同他母親說着他自己所得的病底危險與苦痛。他兩手掩面，縱身跪在他母親底膝前，放聲大哭起來。

阿爾文夫人嚇得面色發白，週身打戰。

歐士華神色迷亂，全無生氣的樣子，說道：

『……再不能做事了！再不——再不！一個活死人母親，你想有這樣可怕的东西

嗎？……從前次回家又到巴黎以後，我漸漸地覺得我底頭痛得了不得——差不多全在後面。好像是一塊鐵在我頭頸上面壓着的一樣，那時我想動手畫一張大畫，但是我底能力好像都逃走了，我底能力好像是麻木不仁了。我也不能運用心思了；我底頭像在那里旋轉——樣樣東西都在那里轉圓圈兒。這真是怕人！後來我請了一位醫生，從他那里我才明白了，他說：『你身體裏有一種病菌是從胎裏帶來的。做父親的造的孽重新要在兒女身上發作……』

這時阿爾文夫人只是絞自己底兩隻手，靜悄悄地走來走去，心裏交戰。

停了一會，阿爾文夫人叫瑞琴把燈拿進來，又叫伊拿了一瓶香賓酒來。母子二人喝了一會兒香賓酒，歐士華又叫瑞琴拿了杯子來他們三人一同飲着。因為這時歐士華已把他戀愛瑞琴的事告知他底母親了。不久，孟代也從孤兒院作了禱告回來，他看見瑞琴坐在一塊，並且手裏還拿着酒杯，極其驚訝。但是歐士華很爽直地對孟代說：

『孟代先生，瑞琴不久要跟我走了。——做我底妻子……』

正在這時，外面喊聲忽起，紅光燭天，原來剛落成的孤兒院着火了，

孟代對阿爾文夫人說：『這場火是這造孽人家的報應！』

阿爾文夫人很慌亂地回答了他一聲『很對』，便一同奔去救火去了。

三

就在這一夜裏，他們都從孤兒院救火回來，孟代和安司強都走了。

歐士華從火場回來，神色很不安。阿爾文夫人要回去睡，但是他不去睡，黯然地說：『……我不想睡，我是假的。那日子不遠了。』

阿爾文夫人看了那個樣子很難過，這時把伊丈夫從前那種墮落的生活從來沒有對歐士華說的統統告訴了他。伊並且說：

『……總之，在你沒有生的時候，你父親已經是個墮落的人了。……就是瑞琴也應該算是我們家裏的一個人——像我親生的兒子一樣。……』

這時瑞琴既已知道歐士華有病，又聽見伊同歐士華是一家人，有兄妹關係，於是把戀愛的心情也灰冷下來，就在這時也走了。

瑞琴走了。母子二人還在那里談論不歇。但歐士華見他母親頻頻地談着他父親

底事，有點不耐煩起來。

『……父親——父親！我從來不曾曉得父親什麼事情。我不記得他什麼別的事，只記得他有一次把我弄病了。』

阿爾文夫人說：

『但是無論如何，一個小孩子總該愛他父親！』

歐士華接着說：

『如果那孩子沒有什麼可以感他父親的地方，也應該愛他嗎？如果他從來不曾曉得他父親，也應該愛他嗎？你當真拘守那種古代的迷信嗎？……』

他們母子二人一直談到天亮的時候，還沒有休止。

歐士華摸着額慢慢地告訴他母親：他害的是遺傳病，是一種腦腐病，他這個病發作起來是很可怕的，要重新做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小孩子——要人家喂，要人家照應一切……他受不住這種苦痛，這樣一年一年地延命算什麼意思呢？……他又說他藏着十二盒嗎啡藥粉，要求他母親幫他這末一次的忙；他底意思就是說如果他病發了，

他躺着像個初生的小孩子一樣，沒有法子救的時候，便要他母親把一盒嗎啡粉給他。噢，這時他一面說着，一面從胸口衣袋裏拿出一個嗎啡盒子來給他母親看。

阿爾文夫人嚇得喊叫起來了。

『我嗎？你底母親，也肯幫你這樣的忙嗎？我是生你的人呢！』

歐士華很激烈地說：

『我不曾教你生我。並且你給我的是一種什麼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罷！』

現在太陽也出來了。久雨後的新晴，遠遠的冰川和山峯都在朝霞裏裹着，景緻格外新鮮愉快！但是歐士華底悲哀的命運，不可救的末日，就在這個新鮮而愉快的景緻裏實現了。

歐士華坐在椅子裏半晌不開口，把背朝着外面的景緻，突然說道：

『母親，把太陽給我！』

他說着臉上神色都變了。他在椅子裏只是抽縮，所有他底筋肉都放鬆了，兩眼直瞪着不動。阿爾文夫人嚇得不住地打顫，發狂似地跳起來，用兩手打自己的頭，喊叫着：

活葉本文選 (No. 26)

『我受不住了!』

歐士華依然坐着不動,只呼着『太陽——太陽!』

一一 上海明園書店 (184)

愛爾蘭愛國詩人

劉復

愛爾蘭地處英倫之西，相隔一衣帶水。初亦獨立；自十二世紀中葉爲英王顯理二世所敗，遂屬英。世稱英吉利三島，此卽一也。

愛爾蘭多慷慨悲歌之士。七百年來，革命軍旋起旋滅者，幾於史不勝載。至歐戰開場時，爭執尤急。雖歷史，報紙莫不斥爲叛徒，要其是是非非，不能視一朝之成敗爲定案。歐戰既起，愛爾蘭自請暫罷內訌，合禦外侮；英人許之，遂自組義勇軍，揭英吉利國徽，一反往時行動；實則潛蓄勢力，以義勇軍爲將來革命之根基；別組一新芬黨，指揮其事——新芬者，言自衛也。

本年耶穌降生節前，義勇軍起事，自稱愛爾蘭民主國，舉皮亞士爲總統，而以麥克頓那爲指揮之長。然厥勢極孤，外無援繫，鼓聲甫起而失敗之神已在旁張吻而笑矣。此事結果，義勇軍之解散者如千隊，首領之受軍法裁判，於耶穌降生日處決者如千人。中有三人最爲世界文人慟悼，一卽皮亞士，一爲麥克頓那，又其一則爲柏倫克德，三人蓋